

魯迅自述

左羣集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1115
K8256=6

14

魯迅自述

左翠集錄

大光書店印行



3 2168 6203 1

魯迅自述目錄

第一章	母地	一
第二章	幼年和私塾	一一
第三章	無需學費的學校	三一
第四章	從南京到日本	四九
第五章	回國	五三
第六章	創作生活的回顧	七五
第七章	關於阿正傳	八六
第八章	從廈門到廣州	九五
第九章	語絲四年	一〇七

第十章	創作和我	一一七
第十一章	翻譯和我	一二七
第十二章	病與死	一三六

第一章 母地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

我的故鄉，在漢末雖曾經虞仲翔先生揄揚過，但是那究竟太早了，後來到底免不了產生所謂「紹興師爺」，不過也並非男女老小全是「紹興師爺」，別的「下等人」也不少。這些「下等人」，要他們發「什麼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沙，前面是遙遙茫茫陰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那樣熱昏似的妙語，是辦不到的，可是在無意中，看得住這「墜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的道路很明白：求婚，結婚，養孩子，死亡。

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我蹲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蟲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盪盪而下，

使我吃驚，也將祖母講着的話打斷，另講貓的故事了——

「你知道麼？貓是老虎的先生。」她說。「小孩子怎麼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就教給他撲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領都學到了，誰也比不過牠了，只有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要是殺掉貓，自己便是最強烈的腳色了。牠打定了主意，就上前去撲貓。貓是早知道牠的來意的，一跳，便上了樹，老虎却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等着。牠還沒有將一切本領傳授完，還沒有教給牠上樹。」

這是微幸的，我想，幸而老虎很性急，否則從桂樹上就會爬下一匹老虎來。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進屋子裏睡穩去了。夜色更加黯然，桂葉瑟瑟地作響，微風也歇慫了，想來草席定已微涼，躺著也不至於煩得翻來覆去了。

我的祖母會常常對我說，白蛇娘娘就被壓在這「雷峯」塔底下。有個叫作許仙的人救了兩條蛇，一青一白，後來白蛇便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了。青蛇化作丫環，也跟着。一個和尚，法海禪師，得道的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凡討妖怪做老婆的人，臉上就有妖氣的，

這樣，主人就收得出一——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後，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一水瀟山。我的祖母講起來還有韻得多，大約是出於一部彈詞叫作義妖傳裏的，但我沒有看過這部書，所以也不知道「許仙」、「法海」究竟是否這樣寫。總而言之，白蛇娘娘終於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一個小小的鉢盂裏了。鉢盂埋在地裏，上面還造起一座銀壓的塔來，這就是雷峰塔。此後似乎事情還很多，如「白狀元祭塔」之類，但我現在都忘記了。

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家里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三計。但到我十二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死去了。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某藥店的櫃頭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頭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傢裏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薑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源對的，結

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爲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大約十多年前罷，「紹興」城中曾經盛傳過一個名醫的故事：——

他出診原來一元四角，特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閨女生急病，來請他了，因爲他其時已經鬧得不耐煩，便非一百元不去。他們只得都依他。待去時，却只有草草的一看，說道，「不要緊的」，開一張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錢，第二天又來請了。他一到門，只見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之藥，好得多了，所以再請你來覆診一回。」仍舊引到房裏，老媽子領將病人的手拉出帳外來。他一看，冷冰冰的，也沒有脈，於是點點頭道，「唔」這病我明白了。從從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藥方紙，提筆寫道：——

「馮鎮村英洋一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畫押。

「先生，這病看來很不輕了，用藥怕還得重一點罷。」主人在背後說。

可以「他說，於是另開了一張方：——

「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畫押。

這樣，主人就收了藥方，很客氣地送他出來了。

我會經和這名醫周旋過兩年，因為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父親的病。那時雖然已經很有名，還不至於鬧得這樣不耐煩；可是診金却已經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衆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薑」兩片，竹葉十斤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蘆根。去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據輿論說，神妙就在這地方。先前有一個病人，百藥無效；待我遇見了什麼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醫者，意也。」其時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氣。其先百藥不投，今以秋氣動之，以氣感氣，所以……我雖然並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靈藥，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於還要捨了性命，跑進深山裏去探呢。

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發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將要不能起牀；我對於

醫藥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探藥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正在這時候，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里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請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緊要的，不過礙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進來時，看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論，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他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爲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薦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了干係。但另外有什麼法子呢？本城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個陳蓮河了。明天就請陳蓮河。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險是圓而胖的，他却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到，這一回却是一個人有些醫不安帖了，因爲他一張藥方上，總彙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煎藥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一條蟬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藥一窠中者。」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繼續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爲難，走進百草園，一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線一綁，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一平

地木十株」呢，還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開藥店，開鋪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叔，愛種一點花木的老入，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普都稱為「老弗大」。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小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丸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鼓伏他。清朝的剛毅因為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神虎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但這却不傳平地木那樣，必須暗中摸索了，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後，就詳細地給我們說明。

「我有一種丹，」有一叫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竅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我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總會不大見效，」有一叫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看，可有什麼病……，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凡國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們走過醫生的門前，當可以看見這樣的匾額。現在是錢步一點了，連醫生自己也說道：「西醫長於外科，中醫長於內科，」但是「紹興」城那時不但沒有西醫，並且誰也還沒有想到天下有所謂西醫，因此無論什麼，都只能由軒轅岐伯的嫡派門徒包辦。軒轅時候是巫醫不分的，所以直到現在，他的門徒就還見鬼，而且覺得「舌乃心之靈苗」。這就是中國人的「命」，連名醫也無從醫治的。

不肯用靈丹貼在舌頭上，又想不出「窠窟」來，自然，喫單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於躺在牀上咽氣了。幸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技、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聖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發好，灌下去，却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從此我便不再和陳蓮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時看見他坐在三名轎夫的快轎裏飛一般擡去；聽說他現在還健康。一面行醫，一面還做中醫什麼學報，正在和只長於外科的西醫奮鬥哩。

中西的思想確乎有一點不同。聽說中國的孝子們，一到將要「罪孽深重禍延父母」的時候，就買幾斤人參，煎湯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幾天氣，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醫學的先先生却教給我醫生的職務道：可醫的應該給他醫治，不可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還先生自然

喘氣頗長久，連我也喘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我有時竟至於光電一閃似的，快一點喘完了罷。……」立刻覺得這思想就不該，這是犯了罪；但同時又覺得這思想的，我很愛我的父親。便是現在，也還是這樣想。

在一門的符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體道穩重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者。於是給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或灰田紙包了給他捏在拳頭裏；……

呀，你的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符太太說。

「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就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世父親世！」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蹙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世！」

「什麼呢？……不要噯。……不……不……。」他低低地說，又急急地喘着氣，好一會，這穩復了

，平躺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每到時，就覺得這却是我對於父母的最大的錯處。

第二章 幼年和書塾

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父了。拜師父是否則要贖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拼成的一件，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銅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歷本，鏡子，銀飾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象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飾，是那時的惟一的紀念。仔細一看，原來那飾子個個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太極圖，上面一筆書，下面一卷畫，右方綴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大悟，中國的邪鬼

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兩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綴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那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向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尙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縷下垂的小鬚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則；他自己呢，穿起袈裟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鐵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為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尙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想不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他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師母，穿着女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院子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

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我的師父，在約略四十年前已經去世；師兄們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們的交情依然存在的，却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們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薩，而且有些小菩薩又有小菩薩了。

我生長在偏僻之區，竊不知道什麼是清漢，只在飯店的招牌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聽人談「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乾隆皇帝南巡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講述了，最多的是「打長毛」。我家裏有一個年老的女工，她說長毛時候，她已經十多歲了。長毛故事要算她對我講的最多。長媽媽，已經說過了，是一個一向帶領着我的女工，說得悶氣一點，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親和許多別的人都這樣稱呼她，似乎略帶些客氣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長。我不時叫她「阿媽」，連「長」字也不帶；但到憎惡她的時候——例如知道了謀死我那隱衷的却是她時候，就叫她阿長。

我們那裏沒有姓長的。她生得黃胖而矮，「長」也不是形容詞。又不是她的名字，記得她真

已嫁過，她的名字是叫作什麼姑娘的。什麼姑娘，我現在已經忘記了，總之不是長姑娘。也還不知道她姓什麼。記得她曾經告訴過我這個名稱的來歷：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個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這就是真阿長。然後她回去了，我那什麼姑娘總不補她的缺，然而大家叫慣了，沒有再改口，于是她因此也就成爲長媽媽了。

雖然背地裏說人長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說句真心話，我可只得說：我實在不大佩服她。最討厭的是常常切切察察，向人們低聲絮說些什麼事。還豎起第二個手指，在空中上下搖動，或者點着對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裏一有些小風波，不知怎地我總疑心和這「切切察察」有些關係，又不許我走動被一株草，翻一塊石頭，就說我頑皮，要告訴我的母親去了。一到夏天，睡覺時她又伸開兩腳兩手，在床中間擺成一個「大」字，擠得我沒有餘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經烤得那麼熱。推她呢，不勸。叫她呢，也不聞。

「長媽媽生得那麼胖，一定很怕熱罷？晚上的睡相，怕不見得很好罷？……」

母親聽到我多回訴苦之後，曾經這樣地問過她。我也知道這意思是要她多給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裏，我熱得睡不來的時候，却仍然看見滿床擺着一個「大」字，一條臂膊還擱在我頸子上。我想，這實在無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許多規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煩的，一年中最高興的時節，自然是除夕了。辭歲之後，從長輩得到壓歲錢，紅紙包着，放在枕邊，只要過一宵，便可以隨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紅包，想到明天買來的小鼓，刀槍，泥人，糖菩薩……然而她進來，又將一個個錢放在牀頭了。

「哥兒，你牢牢記住！」她極其鄭重地說。「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睜開眼睛，第一句話就對我說：『阿媽恭喜恭喜！』記得嗎？你要記着，這是一年的運氣的事情。不許說別的話！說過之後，還得吃一點顯福。」她又拿起那橘子來在我的眼前搖了兩搖，「那麼一年到頭，顯福就……」

夢裏也記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別早，一醒，就要坐起來。她卻立刻伸出臂膀，一把將我按住。我驚異地看她時，只見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搖着我的肩。我急而記得了——

「阿媽，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聰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高興似的，笑臉起來，同時將一點冰涼的東西，塞在我的嘴裏，我不吃一絲之後，也竟忽而記得。這就是所謂顯福，元旦顯福的

「……已經完了，可以下牀玩要去了。」

她教給我的道理還很多，例如說人死了，不該說死掉，必須說「老了，入，生了孩子」的屋子裏，不應該走進去；飯粒落在地上，必須揀起來，最好是吃下去；曬褲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不可鑽過去的……此外，現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且的古怪儀式記得最清楚。總之，都是些煩瑣之至，至今想起來還覺得非常麻煩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時也對她發生過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對我講「長毛」，她之所謂「長毛」者，不但洪秀全軍，似乎連後來一切土匪強盜都在內，但除却革命黨，因為那時還沒有。她說長毛非常可怕，他們的話就聽不懂。她說先前長毛進城的時候，我家全都逃到海邊去了，只留一個門房和年老的煮飯老媽子看家。後來長毛果然進門來了，那老媽子便叫他們「大王」——據說對長毛就應該這樣叫，——訴說自己的饑餓。長毛笑道：「那麼，這東西就給你吃了罷！」將一個圓圓的東西遞了過來，還帶着一條小辮子，正是那門房的頭，煮飯老媽子從此就駭破了膽，後來一提起還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輕輕地拍着胸脯道：「阿呀，駭死我了，駭死我了……」。

我那時似乎倒並不怕，因為我覺得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個門房，但她大概也即覺到了，說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長毛也要嚇的，膽去做小長毛。還有仔寶約就浪，也要嚇。」

那麼，你是不要緊的。」我以爲她一定最安全了們做，既門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況且頸子上還有許多灸瘡疤。

「那里的話？」她嚴肅地說，「我們就沒有用？我也要被襲擄去不。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而我的大炮就放不出來；再要放，就炸了！」這實在是於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驚異。我一向只以爲她滿肚子是麻煩的禮節罷了，却不料她還有這樣偉大的神力。從此對於她就有了特別的敬意，似乎實在深不可測；夜間的伸開手脚，佔領全牀，那當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應該我退讓讓。

這種敬意，雖然也逐漸淡薄起來，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誤害了我的陰鼠之後。那時就極嚴重地詰問，而且當面叫她阿長。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長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獨得她什麼呢！

但當我哀悼陰鼠，給牠復仇的時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繪圖的山海經了。這渴慕是從一個遠方的叔叔惹起來的。他是一個胖胖的，和藹的老人，愛種一點花木，如珠蘭茉莉之類，還有極其少見的，據說從北邊帶回去的馬櫻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麼莫名其妙，會將曬衣服的竹竿擱在

深蘭的枝條上，枝折了，還要憤憤地咒罵道：「死屍」。這老人是個寂寞者，因為無人可談，就愛和孩子們往來，有時簡直稱我們「小友」。在我們聚族而居的宅子裏，只有他書多，而且特別。制藝和試帖詩，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書齋裏，看見過陸環的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還有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許多圖。他說給我聽，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着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而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

我很願意看看這樣的圖畫，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他是很疏懶的。問別人呢，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我，壓歲錢有幾百文，買罷，又沒有好機會。有書買的大街離我家遠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間去玩一趟，那時候，兩家書店都緊緊關着門。

玩的時候倒是有什麼的，但一坐下，我就記得繪圖的山海經。

大概是太過於念念不忘了，連河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回來沒有和她說過的，我知道她並非學者，說了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對她說了。

過了十多天，或者一個月罷，我還很記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藍布衫裙來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遞給我，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聲兒的『三啼經』，我給你買來了！」

我似乎遇着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

這又使我發生新的敬意了，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確有偉大的神力，謀害隱鼠的怨恨，從此完全消滅了。

這四本書，乃是我最初得到，最爲心愛的寶書。

書的模樣，到現在還在眼前。可是從邊在眼前的模樣來說，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精緻的本子。紙張很黃，圖象也很壞，甚至幾乎全用直線接合，運動物的眼睛也都是長方形的。但那是我最爲心愛的寶書，看起來，確是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一脚的牛，子似的帶江；沒有頭而「以乳爲目」，以蹄爲口，「還有「執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後我就更其搜集繪圖的書，於是有了石印的爾雅音圖和毛詩品物圖考，又有了點石齋叢書和詩畫舫。山海經也另買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圖畫，綠色畫，字是紅的，比那木刻的精緻得多了。這一部直到前年還在，是縮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經記不清是什麼時候失掉了。

我的僑鄉，長媽媽即阿長，許了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罷，我終於不知道她的姓名，

她的經歷，僅知道有一個嬌縱的兒子，媽大約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懷裏永安她的魂靈！

我們那時候有什麼可看呢，只要略有圖畫本子，就要被塾師，就是當時的「引導青年的前輩」禁止，訶斥，甚而至於打手心。我的小學同學因為專讀「人之初性本善」讀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開第一葉，看那題着「文星高照」四個字的惡鬼一般魁星像，來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昨天看這個字，今天也看這個，然而他的眼睛裏還閃出蘇醒和歡喜的光輝來。

在書塾以外，禁令可比較的寬了，但這是說自己的事，各人大概不一概，我能在大眾面前冠冕堂皇地開看的，是文昌帝君陰騭文圖和王歷鈔傳，都畫着冥冥之中賞善罰惡的故事，雷公電母站在雲中，牛頭馬面布滿地下，不但「跳到半天空，即觸犯天條的，即使半語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當的報應，這所報的也並非，睚眦之怨。」因為那地方是鬼神爲君，「公理」作宰，請酒下跪，全都無功，簡直無法可想。

我所看的這些陰間的圖畫，都是案牘的老套，並非我所專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圖畫本子，

是一位長輩的贈品：二十四孝圖。這雖然不過薄薄的一本書，但是下圖上圖脫鬼少人多，又爲我一人所獨有，使我高興極了，那裏面的故事，似乎是誰都知道的；便是不識字的人，例如阿長，也真要一平圖畫，便能够滔滔地講出這一段的專迹。但是，我於高興之餘，接着就是掃興，因爲我個人講完了二十四個故事之後，纔知道「孝」有如此之難，對於先前癡心妄想，想敬孝子神計劉寔全過望了。

要劉寔圖看五猖會去了，這是我兒時所變逢的一件盛事。因爲那會是全縣中最盛的會，東關又是離我家很遠的地方，出城還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裏有兩座特別的廟。一是梅姑廟，就是聊齋志異所記，望女守節，死後成神，却奪取別人的丈夫的，現在廟裏正確擺着一對少年男女，眉關眼笑，殊與「禮教」有妨。其一便是五猖廟了，名目最奇特。據有考癖的人說：這就是五通神。然而也並且無確據。神像是五個男人，也不見有什麼媚惑之狀；後面列坐着五位太太，却並不「分坐」遠不及北京戲園裏界限之遠。其實呢，這也是殊與「禮教」有妨的，——但他們既然是五猖，便也無法可想，而且自然也就「又作別論」了。

因爲東關離城遠，大清早大家就起來，昨夜預定好的三消明瓦窰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

幾椅列飯菜，茶飲，點心盒子，都在櫃邊搬下去，我笑着跳着，個他們要搬得快，忽然，工人
的臉色很謹慎了，我知道有些蹊蹺，四面一看，父親就站在我背後。

「去拿你的書來，」他慢條地說。

這所謂「書」是指我開學時候所讀的經書。因為我再沒有第二本了，我我們那裏上學的歲數是
多嫌單薄的，所以這使我記住我其時是七歲。

我忐忑着，拿了書來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讀下去。我擔心
，一句一句地讀下去。

兩句一行，大約讀了二三十行罷，他說：

「給我讀聲。背不出，就不准去看會。」

他讀完了，便站起來，走進房裏去了。

我似乎從頭上灑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麼法子呢？自然是讀着，讀着，聲記着，書音而且
要背出來。

專背古書，

背出神地，

生於太荒，

離開混茫。

還是這樣的響，我現在只能得前四句，別的都忘却了；那時所強記的「三十七行，自然也一齊忘却」在裏面了，記得那時聽人說，爾鑑略比讀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為可以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知道從古到今的大概，那當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粵自盤古」就是「粵自盤古」讀下去，記住牠，「粵自盤古呵！」「生於太荒」呵！……

應用的物件已經搬完，家中由忙亂轉成靜肅了。朝陽照着西牆，天氣很清明。母親，工人，長媽媽即阿長，都無法營救，只默默地靜候着我讀塾，而且背出來。在百靜中，我似乎頭裏裏伸出許多鱗鱗，將什麼「生於太荒」之流夾住，也聽到自己急急誦讀的聲音發着抖，彷彿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騰叫似的。

他們都等候着，太陽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經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來，拿書走進父親的書房，一氣背將下去，夢似的就背完了。

「不錯。去罷。」父親點着頭，說。

大家同時活動起來，臉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將我高高地抱起來，彷彿在祝賀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頭。

我却並沒有他們那麼高興。開船以後，水路中的風景，盒子裏的點心，以及到了東關的五福會的熱鬧，對於我們乎都沒有什麼大意思。

直到現在，別的完全忘却，不留一點痕迹了，只有背誦鐵路這一段，却還分明如昨日事。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

我在小學的時候，看同學們變小戲法，「耳中聽字」呀，「紙人出血」呀，很以為有趣。廟會時就有傳授這些戲法的人，幾枚銅元一件，學得來時，倒從此索然無味了。

進中學是在城裏，於是興致勃勃的看大戲法，但後來有人告訴了我戲法。秘密，我就再不高興走近圈子的旁邊。

咸豐年間，或一省裏，還有因為能照相而家產被搶下人搗毀的事情。但當我幼小的時候，——即三十年前（紹興）城却已有照相館了，大家也不甚恐懼。雖然當鬧「義和拳」時——即二十五年前，或一省裏，還以驢頭牛肉當作洋鬼子所設的中國孩子的肉看。然而還是例外，萬事萬物總不免有例外的。

嬰之，（紹興）城早有照相館了，這是我每一經過，總須流連賞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過

經過四五折，大小長短不同顏色不同的玻璃，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還掛在壁上的櫃子裏的照片：會大人，李大人，左中堂，砲軍門。一個族中的好心長輩，曾經藉此來教育我的，說這許多都是當今的大官，平「長毛」的功臣，你應該學學他們。我那時也很願意學，然而想，也須趕快仍復有「長毛」。

我家的後面是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翻開一破棧，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它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發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形藤和木蓮藤纏繞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腫脹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起牠來，瘦瘦不斷地拔起來，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從來沒

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搗到瓊盆子，煉小喇喇煉成小煉，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着，四面看時，却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臉上有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吃這人的肉的，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却總是睡不着，——當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却聽得豁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歇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粗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隨想隨到一盒

老和尙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無味；尋一下，可就兩樣了。拾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當，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關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見他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却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關土的父親是半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我在父親裏叫着接着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他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塾裏去了，而且還是金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頭首爲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開學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ie，我的蟋蟀們！Adie

，我的發瘋子們和木鸞！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著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還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裏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燒，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樣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不高興，臉上還有愁色了。

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於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個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却好起來了，不過給

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

三條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裏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

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齧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楛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音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階齋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嘯！……」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於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潯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象上，一個個描下來，練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的。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四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爲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第三章 無謂學費的學校

父親做去之後，我也常常到「荷太太」家裏去，不過已不是和孩子們玩耍了，却是和荷太太或她的男人談闊天。我其時覺得很有許多東西要買的，看的和嗅的，只是沒有錢。有一天談到這里，她便說道，「母親的錢，你拿來用就是了，還不就是你的麼？」我說母親沒有錢，她就說可以拿首飾去變賣，我說沒有首飾，她却道，「也許你沒有留心。到大廚的抽屜裏，角角落落去尋去，總可以尋出一點珠子這類東西……」

這些話我聽去似乎很異樣，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時又竟想去打開大廚，細細地尋一尋。大約此後不到一月，就聽到一種言，說我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裏。流言的來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現在，只要有地方發表，我總可以罵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來，但那時大年寄，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彷彿覺得真正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

好，那麼，走罷！

但，那里去呢？「紹興」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爲「紹興」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爲畜生或魔鬼，那時爲全城所笑罵的是一個留得不久的學校，叫作中西學堂，漢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學。然而已經成爲衆矢之的了；熟讀聖賢書的秀才們，還集了四書的句子，做一篇，股來嘲諷他，這名文便即做遍了全城，人人當作有趣的話柄。我只記得那「起聲」的開頭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今也不然：鴟舌之音，聞其語，皆雅言也，……」

以後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現今的國粹保存大家的議論差不多。但我對於這中西學堂，却也不滿足，因爲那裏面只教漢文，算學，英文和法文，功課較爲別致的，還有杭州的求是書院，然而學費貴。

我漸至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裏破落了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年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校，分在機關科。

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

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道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靈寶懺試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南京」去進了「水師」學堂了。

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個進去的學校，目下不知道稱爲什麼了，光復以後，似乎有一時稱爲雷電學堂，很像科神榜上「太極陣」「混元陣」一類的名目。總之，一進儀門，便可以見牠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煙通。功課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顯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顯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住茶根則百事可做論」。

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臥室裏是一桌一凳一牀，牀板只有兩塊。頭一班學生就不不同了，二桌一凳或三桌一牀，牀板多至三塊。不但上講堂時挾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地走着，

決非只有一本繆賴媽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將肘隨擡開，揀一隻雞蛋，低一班的左後同總不能走出他之前。這一種新靈式的名公巨擘，現在那關別得很久了，前四五年，竟在教育部開會時，發見了這靈式，然而這位老爺卻並非當官當官出身的，可見師巫態度，在中國也頗普遍。

可愛的是掩耳。值並非如「真鄰」的「支那通」所說，因為牠「巍然翹然」又是什麼的象徵。乃是因為牠高，鳥鴉喜鵲，都只能停在牠的半塗岡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着獅子山，遠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麼遠，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了。而且不危險，下面張着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裏；況且自從張網以後，聽說也還沒有人會經跌下來。

原先還有一過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裏却淹死了兩三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平了，不但坑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廟旁是一座焚化字紙的磚爐，爐口上橫寫着四個大字道：「敬惜字紙」，只可惜那兩個淹死鬼失了池子，難討替代，總在左近徘徊，雖然已有「伏魔大帝關聖帝君」鎮壓着。辦學的人大概是好心腸的，所以每年七月十五，總請一羣和尚到兩天操場來放饑口，一個紅鼻而胖的大和尚戴上毗盧帽，捏訣，念咒：「迴靈囉，普彌耶呼！薩耶呼

「瞎邪呼日」

我的前輩同學被羅聖帝君鎮壓了一整年，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雖然我並不深知是怎樣的好處。所以當這些時，我每每想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龜屎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

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

近來是單是走開也就不容易，「正人君子」者流，會說你罵人罵到了聽着，或者是發「名士」脾氣，給你幾句正經的俏皮話。不過那時還不打緊，學生所得的津貼，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最初三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五百文。於是毫無問題，才考礦路學堂去了，也許是礦路學堂已經有些記不真，文憑又不在于頭，更無從查考。試驗並不難，錄取的。

這回不是 *It is a cat* 了。是 *Dor Mann, Die Weib, Das Kind*。漢文仍舊是「願言叔可」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是先前沒有做過的。

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但是還得聲明，後兩項是現在所謂值

質料和礦物學，並非講輿地和鐵鼎碑版的。只是鑿鐵軌橫斷面齊却有些麻煩，平行線尤其討厭。

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

呀……」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厚本，價值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撒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麼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那書面上的張慶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藍得很可愛。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駁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議有爲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會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喫餛飩，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但我們也會經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那是第二年，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這也無怪，這學堂的設立，原是因為兩江總督（大約是劉坤一罷）聽到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所以開手的。待到開學時，煤礦那面却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換了一個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二，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於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來，終於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來抽水，給一筆出入兩清的賬，既然開礦無利，礦路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並不裁撤。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淒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裏積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裏面鬼一般工作着。

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棧，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只還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留學的事，官僚也許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

，只賺了四個。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我們應該如何準備呢？有一個前輩同學在，比我們早二年畢業，曾經游歷過日本，應該知道些情形。跑去請教之後，帶鄭重地說：

「日本的錢千萬不能帶的，要多些中國錢，我的紙票也不好，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

四個人都說遵命。別人不知其詳，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還帶了十雙中國襪——白襪。

後來呢？後來，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國錢完全無用；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又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

我在「南京」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也曾聽因這「劍」字碰過幾個小釘子，但自然因為我自已不「安份」。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見了一個同學叫「沈劍」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自己的不識字。於此我們一見面就譏笑他，就叫他爲「沈鈞」，並且再譏笑而至於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墨連罷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但開除在我們那個學校裏並不算什麼大事件，大堂上

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里的校長這總威風呢，——但那時的名員却叫作「總辦」的，資格又須延緩補道。

假使那時也像現在似的專與高壓手段，我們大概是早經『正法』。

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算學，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音樂，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本版的金體新論和化學的生理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講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彼國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總着是大半總歸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第四章 從南京到日本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淒涼，踉蹌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

我已不知道教授生物學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層學堂中，便常常隨着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

我久遠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繞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總歸說，則顯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在那一回以後，我並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羸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命運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繼續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曾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天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爲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感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爲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方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爲我所不願追憶，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東京也無非有這樣。上野的櫻花燦爛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

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辮子扭幾扭，實在纏緜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舊買，有時還得等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面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諸房極亂，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樣，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類聚爲貴罷。北京同白奎漢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發爲「鹽菜」；甯建野生着的蘆葦，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姑且舉其名曰「鹹舌蘭」。我到仙台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

這靜寂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掉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為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當，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閉着嘴直勾勾地住了。於是搬到別一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幾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為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專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真的客人大家

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慨。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每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驟

「這圖不是美術。那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念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我還不服氣，口裏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於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回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執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解剖實習中，中國人是很有進心的，所以很用心，怕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困難。」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驚異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穿成怎樣的畸形，我數息道，「總算看一會纔知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寫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書來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斯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概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尾末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諷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微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的時事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

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給整了，隨查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有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想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還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備舍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為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並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珍藏着的，將作為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回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音。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處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於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為「吾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記得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幾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實業是什麼，我答道：「造反」。

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統醫廢棄，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

前清光緒末年，我在日本東京留學；親自看見的。那時的留學生中，很有一部份起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謂革命者，其實是種族革命，要將土地從異族的手裏取得，歸還舊主人。除實行之外，有些人是辦報，有些人是鈔舊書。所鈔的大概是中國所沒有的禁書，所講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書，因為是湖北學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漢學，那封面上就題着四句古語：據懷舊之蓄念，發想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際，振大漢之天聲！

這是明明白白，叫我們想想漢族繁榮時代和現狀比較一下，看是如何，——必須「光復舊物」。說得露骨些，就是「排滿」；推而廣之，就是「排外」。

這裏還應該補敘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紹，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却不少，小半是自己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爲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爲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會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列。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想起來，在年青時候，讀了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雖然敬服那作者，然而總不能愛的，一共有兩個人。一個是但丁，那神曲的煉獄篇，就有我所愛的異端在；有些鬼魂還在把很重的石頭，推上發餒的巖壁去。這是極吃力的工作，但一鬆手，可就立刻壓斃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於是我就在這地方停住，沒有能夠走到天國去。

還有一個，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讀他二十四歲時所作的罪人，就已驚吃驚於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後來，他竟作爲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裏，來試驗它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去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而且還不肯爽利的處死，竭力要放它們活得長久，而這陀思妥夫斯基，則彷彿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惱，和拷問官一同高興着似的。這決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總而言之，就因爲偉大的緣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覓得不覓。

第五章 回國

我就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上就留著宋太祖或什麼宗似的向上翹起的鬍子，坐在小船裏，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是同鄉，怎麼會……」

「哈哈，你你這位先生還會說笑話。」

記得我那時的淺奈何，確乎比看見X君的通信要超過十倍。我那時隨身並沒有帶著家譜，確乎不能辯證我是中國人。即使帶著家譜，而上而只有一個名字，並無蓋像，也不能證明這名字就是我，即使有蓋像，日本人會假造。漢到唐的石刻，宋太祖或什麼宗的蓋像，難道偏不會假造一部木版的家譜麼？

凡對於以真話爲笑話的，以笑話爲真話的，以笑話爲笑話的，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說話。

於是我從此不說話。

然而，倘使在現在我大約還要說：「噫，噫，……今天天氣多麼好呀？……那邊的村子叫什麼名字？……」因為我實在比先前似乎油滑得多了，——好了。

現在我想，船夫的改變我的國籍，大概和艾君的高見不同。其原因只在於鬍子罷，因為我從此常常爲鬍子受苦。

國度會亡，國粹家是不會少的，而只要國粹家不少，這國度就不算亡。國粹家者，保存國粹者也；而國粹者，我的鬍子是，這雖然不知道是什麼「邏輯」法，但當時的實情確是如此的。

「你怎麼學日本人的樣子，身體既矮小，鬍子又這樣，……」一位國粹家兼愛國者發過一篇崇隨宏論之後，就達到這一個結論。

可惜我那時還是一個不識世故的少年，所以就憤憤地爭辯。第一，我的身體，本來只有這樣高，並非故意設法用什麼淨鬼子的機器壓縮，使他變成矮小，希圖冒充。第二，我的鬍子，誠然和許多日本人的相同，然而我雖然沒有研究過他們的鬍子式樣，但曾經過幾幅古人的畫像，都不同上，只是向外，向下，和我們的國粹差不多。維新以後，可是翹起來了，那大約是學了德國式。你看威廉皇帝的鬍鬚，不是上指眼睛，和鼻梁正作平行麼，雖然他後來因爲吸煙醜了二

邊，只好將兩邊都剪平了。但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他這一邊還沒有失火……。

我的辮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人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這時上海有一個專長假辮的專家，定價每條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約那時的留學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別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學生，留心研究起來，那辮子就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推裏要防辮子或擠歪，也不行。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誠。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間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也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

我回中國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爲「裏通外國

亡轉人，於是我所受的無端之災，以在故鄉爲第一。尤其應該小心的滿洲人的猜疑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學校來，總喜歡注視我的短頭髮，和我多說話。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很有許多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結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便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語，看不起了。

「不亦快哉」！——到了二千九百十一年的一月，後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革命了，我覺得革命給我的好處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麼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朋友從鄉下來，一見面就摩着自己的光頭，從心底裏笑了出來道，哈哈，終於也有了這一天了。

在東京的客店裏，我們大抵一起來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關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 Jo Saiki Riu 刺殺，刺客就擄了。」

大家一怔之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誡，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子是哪三個字。但只要
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却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後，在安徽候補道，
辦着巡警事務，正合於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着就豫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
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集川
資；這時用着日本浪人了，鱒島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們登程去接徐伯璣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單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
道。會衆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後，即有一
鈍滯的聲音跟着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珠白多黑小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
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這時總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麼冷？
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范愛農，是徐伯璣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紙電報還害怕，於是抑壓頓

地主張要發露，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露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撰發露。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露的人囉——」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並非無理。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係更密切，心裏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於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幹事，等候做淨之後去拍發。

從此我總覺得這發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悲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纔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個是范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范愛農除去。

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掉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廳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說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范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樣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嘲笑和悲憤。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

頭上却有了白髮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着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着譴蔑，排斥，迫害，幾乎無處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着幾箇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於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辭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麼？」

「怎麼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麼？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麼？」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

更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細地看。我很不滿，心想，這些烏男子，怎麼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也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羣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談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要丙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身子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裏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羣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范愛農，却直到這一天纔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羣裏，還有後來在安徽設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裏，到革命後纔見天日而身上永帶着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着頭將他們一併運上東京了。徐伯霖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却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點頭，檢查時點頭，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膽，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据了，然而還喝酒，¹¹。忽然是武昌起義，接着是紹興光復，

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着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¹²。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看看光復¹³」。

我們便到梅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¹⁴。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

鄉紳所組織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舖店掌櫃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代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多開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我被編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一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閒天。他辦事，兼教育，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會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問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用先生的名字。這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却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後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種種那裏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罵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裏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鎗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要緊，第一個着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姓林大舉出身，而殺人却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按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錢，又取了二百元。但彷彿有些愜意，同時傳令兵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這錢到了一種新消息，却使我很難。

是指另有發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

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

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你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爲會計的便』

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

錢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於是乎我們的

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

自然要罵。

不滿意了，質問我道：——

「報館爲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我就不在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爲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弟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淒涼，說——

「這裏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准，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了賬目和餘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博力臣。

毀館案是我到南京後兩三星期了結的，被一羣兵們搗毀。

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象徵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還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

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也沒有希望陸軍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復辟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

袁世凱也如一切儒者一樣，頗主張尊孔，着了釋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時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兩年。自此以來，相承不發，但也因秉政者的變換，儀式上，尤其是行禮之狀有些不同：大概自以為爲維新者出，則西裝而鞠躬，尊古者與，則古裝而頓首。我曾經是教育部的僉事，因爲「區區」，所以還不入鞠躬或頓首之列的；但屆中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當執事。執事者，將所謂「帛」或「爵」遞給鞠躬或頓首之諸公的聽差之謂也。

又是章士釗。我之遇到這個姓名而搖以，實在由來已久；但是，先前總算是爲「公」，現在却像癩惡中醫一樣，彷彿也挾帶一點私怨了，因爲他「無故」將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經說過：我正在給他打官司。近來看見他的古文的答辯書了，很斤斤於「無故」之辨，其中有一段：

……又該僑校維持會攬舉該員爲委員，該員又不聲明否認，顯係有意抗拒本部行政，斷情理之所難容，亦法律之所不許。……不得已於八月十二日，呈請執政將周樹人免職，十三日由

新政府令照准……」

於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駁掉他：——

「查校務維持會公舉樹人爲委員，係在八月十三日，而該總長呈請免職，據稱在十二日。豈先預知將舉樹人爲委員而先爲免職之罪名耶？……」

其實，那些什麼「答辯書」也不過是中國的胡牽亂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釗未必一定如此胡塗；假使真只胡塗，倒還不失爲胡塗人，但他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說過：「輓近政治。內包甚復。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難於逃家求之。執法抗爭。不過迹象間事。……」所以倘若事不干己，則與其聽他說政法，談邏輯，實在遠不如看太陽曬屁股賦，因爲欺人之意，這些賦裏倒沒有的。

自從「一九二四年」春間，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有了反對校長楊蔭榆事件以來，於是而有該校長在太平湖飯店請客之後任意將學生自治會員六人除名的事；（原註：那地點是錯誤的，後來知道那時的請客是西長安街的西安飯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們「碰壁」的那天，這纔換了地方。二）由校長聘請全體主任專任教員評議會會員在太平湖飯店開校務緊急會議，解決種種軍要問題

心也。靖胡黨及打手轉騰入校，製造教育廳長章士釗復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有聞長劉有湘陳輔流瑛女騎殿復學莊預校，禁止驅者所空屋中的黨，有手把脚亂，急將女子大學招牌以掩天下耳目之事。有胡敦復之趁火打劫，攫取女大校長飯碗，助章士釗鞏固世人的事。女師大的許多教職員，出我敢特地聲明：並不是全體——本擬以章楊的措置爲非，復痛學生之無辜受戮，無端失學，而校務維持會之組織，遂愈加鞏固。我先是該校的一個講師，於黑暗殘虐情形，慘有目覩；後是該會的一個委員，待到女師大在宗帽胡同自賃校舍，而章士釗尙且百端迫壓的苦痛，他大抵親歷的，當章氏籌餉籌款時，我也曾探聽過首善之區，尋求所謂「公理」「道義」之類而不得，而現在突起之所謂「教育界名流」者，那時却鴉雀無聲；並且綠肉腐透頂的呈文，以歌頌功德。但還一點，我自然也判不定是因爲畏章氏有威使兵警痛打之故呢？還是貪圖分潤金款之利，抑或真以他爲「公理」或「道義」等類的具象的化身？但是，從章氏逃走，女師大復校以後，所謂「公理」等件，我却忽而間接他從女子大學在攝英館宴請「北京教育界名流及女大學家長」的席上找到了。

癸十二月廿六日的北京晚報說，則有些「名流」即於十四日晚六時在那個攝英館開會。開會做的，在中國一天不知道有多少，本不與我相干，雖然也令我記起楊蔭榆也愛在太平洋

飯店請人喫飯的舊事。

但使我留心的是，從這飯局裏產生了「教育界公理維持會」，從這會又變出「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後援會」，從這會又發出「致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請函」，聲勢浩大，據說是「而於該校附和暴徒，自墮人格之教職員，即不能投身豺虎，亦宜屏諸席外，勿與爲伍」云。他們之所謂「暴徒」，蓋即劉百昭之所謂「土匪」。實據名流，口吻如一，從局外人看來，不過發是可笑而已。而我是女師大維持會員之一，又是女師大教員，人格所關，當然有抗辯的權利。豈但抗辯？「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狀，竟至於斯，則雖報以惡聲，亦不爲過。但也無須如此，只要看一看這些「名流」究竟是什麼東西，就懣够了。報上和函上有名單：——

除了萬里鳴是太平湖飯店掌櫃，以及董子鶴輩爲我所不知道的不計外，陶昌善是農大教務長，教長兼農大校長章士釗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務長；查良釗是師大教務長；李順輝，王桐齡，是師大教授；蕭友梅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教員；蔡華芬是前女師大而今女大學生；馬寅初是北大講師，又是中國銀行的什麼，也許是「總司庫」，這些名目我記不清楚了；燕樹棠，白鵬飛，陳源即做閒話的西邊，丁燮林即做過一隻雁馬蜂的西林，周敏生即周寬，皮宗石，高士瀾，李仲揆即李四光會有一篇楊蔭榆要用汽車迎他「觀劇」的作品登在現代評論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

甄原住在東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對章士釗獨立的人物，所以當章士釗束手可熱之際，大開晚報會稱他們爲「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雖然他們那時並沒開什麼「公理」會。但他們的住址，今年新印的北大職員錄上可很有些顯顯了，我所依據的是民國十一年的一本子。

日本人學了中國人口氣的順天時報，即大表同情於女子大學，據說多人的意見，以爲女師大教員多係北大兼任，有附屬於北大之嫌。虧牠徵得這麼多人的意見。然而從上列的名單看來，那觀察是錯誤的。女師大總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發計，這樣，則校長即可以獨擅大權；當我們說話時，高仁山即以護師不宜與開校事來箝制我輩之口。況且女師大也決不因爲中有北大教員，即精神上併屬於北大，便是北大教授，正不乏有當學生反對楊蔭榆的時候，即協力來熾滅她們的人。即如八月七日的大同晚報，就有「某當局……謂北大教授中，如東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亦主張解散」等語。順天時報的記者倘竟不知，可謂昏聩，倘使知道而故意灌輸黑白，那就挑撥於北大惡感的人物，將那惡感蔓延於女師大之嫌，居心可謂惡劣。但我們國內戰爭，尚且常有日本浪人暗中作祟，使良民黨陷於水深火熱中，更何況一校女生和幾個教員被認讎。我們也只得自責國人之不爭氣，竟任這樣的報紙挑撥！

北大教授甄原在攝英館席上演說，即云「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

以證明我前言不謬。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的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云云」，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麼？使之何以爲情？李教授兼圖書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却不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

北大教授樹棠謂女大學生極可佩服，而對於形同土匪破壞女大的人應以道德上之否認加之，則竟連所謂女大教務長蔣純錦的自辯女大當日所埋伏者是聽差而非流氓的啓事也沒有見，却已一口咬定，嘴上忽然跑出一個「道德」來了。那麼，對於形同鬼蜮破壞女師大的人應以什麼上之否認加之呢？

「公理」實在是不容易談，不但在一個維持會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時竟至於會用了「道義」之手，自批「公理」上之險的嘴巴。西邊是會在現代評論（三十八）的閒話裏冷嘲過援助女師大的人們的「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現在却簽名於什麼「公理會」上了，似乎性情或體質有點改變。而且曾經感觸過：「你代被羣衆專制所壓迫者說了幾句公平話，那麼你不是與那人有「密切的關係」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飯」。（現代四十）然而現在的公理什麼會上的言論和發表的文章上，却口口聲聲，倒重多數了，似乎主張又頗有些參差，只有「吃飯」

的一件事還始終如一。在現代評論（五十三）上，自詡是「所有的批評都本於學理和事實，絕不帶口「謾罵」而忘却自己會稱女師大爲「臭毛廁」並且署名於要將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陳源。陳源不就是西滬麼：半年的事，幾個的人，就這麼矛盾支離，實在可以使人憫笑。但他們究竟是聰明的，大約不獨覺得「公理」歪邪，而且連自己的「公理維持會」也有些歪邪了罷，所以突然一變而爲「女子大學後援會」了，這是的確的後援，就是站在背後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報上所載該後援會開會的記事，却連發言人的名姓也沒有了，一律叫作「某君」，莫非後來連對於自己的姓名也覺得可羞，真是「內愧於心」了？還是將人「投畀豺虎」之後，豫備歸過於「某君」，免得自己負責任，受報復呢？雖然報復的事，並爲「正人君子」們所反對，但究竟還不如先使人不知道「後援」者爲誰的穩當，所以即使爲着「道義」而坦白的態度，也仍爲他們所不取罷。因爲明白的站出來，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專在背後，用暗箭的聰明人的人格。

其實，攝英館裏和後援會中所嘯聚的一夥人馬，也不過是各處流來的雜人，正如我一樣，到北京來騙一口飯，豈但「投畀豺虎」，簡直是「投畀有北」的了。這算得什麼呢？以人論，我與王桐齡，李順卿雖曾在西安點首談話，却並不當作朋儕；與陳源雖曾在給泰戈爾祝壽的戲臺前一

握手，而早已譏爲異類，又何至於有稱他們連席之意？而況於不知什麼東西的羅人筆筆也哉！以專論，則現在的教育界中實無豺虎，但有些城狐社鼠之流，那是當然不能免的。不幸十餘年來，早見得不少了；我之所以對於有些人的口頭的烏「公理」而不敬者，即大抵由於此。

我今年（按即一九二五年）已經有兩次被封爲「學者」而發表之後，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爲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餞事免職之後，我在莽原上發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脚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爲因失了「區區僉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於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却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藉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同時發表了我的罪狀，接着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復，以復第三次的藉口。

據我想來，拿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拿事，今據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只要看我免職以後，就頗有些人在那裏鑽謀補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至於又有些人以為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僚他人之慨」了罷，因為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式的理想奴才，所以豈不能「盡如人意」，已經在平政院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後，我只在答K·S·君信裏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別一論客却道是並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故事，平時回護我的大抵願我設法應付，甚至於費盡周全。平時憎惡我的却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怒，默默地吃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為什麼呢？自然是專為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

够了，我其實又何嘗「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牆」罷了。

我向來也不以北大教員自居，因為另外還與幾個學校有關係。然而不知怎的，——也許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罷了，今年忽而頗有些人指我為「北大」派。我雖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別的派

但也說以此自慰了。北大派麼？就是北大派！怎麼樣呢？

我覺得北大也並不壞。如果真有所謂派，那麼，被派進這派裏去，也還是也就算了。

……據最近八年的事實看來，第一，北大是常爲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雖然很中了許多暗箭，背了許多謠言；教授和學生也都逐逐地有些改換了，而那向上的精神還是始終一貫，不見得動懈。自然，偶爾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動轉馬頭的，可是這也無傷大體。「萬衆一心」，原不過是替本子上的冠冕話。

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自從章士釗提了「整理學風」的招牌來「作之師」並且分送令款以來，北大却還給牠一個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現在章士釗雖然潛伏在暗地裏做總長，本相却已顯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愈明白，那時固然也會顯出一角灰色，但其無傷大體，也和第一條所說相同。

我不是公論家，有上帝一般決算功過的能力。僅據我所感得的說，則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着希望的前途。

我在先前，本來也還無須賣文糊口的，拿筆的開始，是在應朋友的要求。不過大約心裏原也

總有一點不平，因此動起筆來。每不免露些憤言激語，近於鼓動青年的樣子。段祺瑞執政之際，雖頗有人造了謠言，但我敢說，我們所做的那些東西，決不沾別國的半個盧布。關人的一文津貼，或者書舖的一點稿費。我也不想充「文學家」，所以也從不連絡一班同夥的批評家叫好。幾本小書銷到上萬，是我想也沒有想到的。

至於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雖然有人指定爲我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麼——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並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爲下等人勝於上等人，青年勝於老頭子，所以從前未將我的筆尖的血，灑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空關係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老頭子上等人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何必又來助入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只是一方面的事，本意實在並不是欺蒙閱讀的青年。

以上是我尙在北京，就是成仿吾所謂「蒙在鼓裏」，做小資產階級時候的事。但還是因爲行文不慣，飯碗敲破了，並且非走不可了。

第六章 創作生活的回顧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澥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發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稀大抵翻譯。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却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里（N. Gogol）就已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尼采（F. 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

的嘴裏逼，你們已經走了從腦走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面還有許多份是騙子。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又還充其猴，無論比那個猴子聰明，而且黎的政權，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萊夫 (L. Andrieu) 這試的陰影。但後的狂人日龍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爲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的滑稽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爲讀者們所注意了。

爾後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麼小說的作家。

「五四」事件一起，這運動的大營的北京大學負了盛名，但同時也遷了艱險了，終於新青年在編輯中權不得復歸上海，新潮羣中的健將，則大抵遠遠的到歐美留學去了，新潮雜誌，也有大吹大擂的預告，却至今還以未出版的名著紹介收場，留給國內的社員的，是一萬部才民先生言行錄和七千部點滴。創作衰歇了，爲人生的文學自然也衰歇了。

我在留學的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

不過看起來也引起我一點回憶。例如最先兩篇，就是我故意刪掉的。一篇爲「雷鏡」的最初的紹介「一九〇三年作，題爲說鏡」。一篇是斯巴達的尚武精神的描寫，「一九〇三年所作，題

羅斯巴達之魂」，但我記得自己那時的化學和歷史的程度並沒有這樣高，所以大概總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不過後來無論怎麼記，也不再記不起牠們的老家；而且我那時初學日文，文法並未了然，就急於看書，看書並不很懂，就急於翻譯。所以那內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變古怪，尤其是那一篇羅斯巴達之魂，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願再發熱。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總要被稱為好文章，我還記得「披髮大叫，抱書而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但我的文章裏，也有受著魏又陵的影響的，例如「涅伏」於是「神經」的丁語的背譯，這是現在恐怕只有我自己懂得的了。以後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古了起來，但這一集子「推集外集」裏却一篇也沒有。

以後回到中國來，還給日報之類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記得究竟是什麼了。

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爲那時是住在北京合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譯實，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却一而再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一個。

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生靈，而我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密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破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端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為個人既然醒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破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拯救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們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範的文章，以致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進，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將命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顧用了曲筆，在緊約愈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朔

天裏也不寂寞。山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至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隱微人聞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

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為什麼常常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和艱難中，那想頭却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

——首先，就是爲此。在這中間，自然也不免夾雜些將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的願望。但爲達到這願望起見，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聽着將令，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十四篇。

「故事新編」第一篇補天——原先題作不腐山——還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寫成。那時的意見

是總從古代和現代都採取題材，來做短篇小說，不周由便是取了「女媧鍊石補天」神話，動手試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認真的，雖然也不過取了蕪蕪特說，來解釋鑽造——人和文學的——的緣起。不記得怎麼一來，中途停了筆，去看日報了，不幸正看見了誰——現在忘記了名字——的對於汪靜之君的蕪的風的批評，他說要含淚哀求，請青年不要再寫這樣的文字。這可憐的陰險使我感到滑稽，當再寫小說時，就無論如何，止不住有一個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出現了。這就是從認真陷入了油滑的開端。油滑是創作的大敵，我對於自己很不滿。

我決計不再寫這樣的小說，當蠟印吶喊時，便將它附在卷末，算是一個開始，也就是一個收場。

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對於歷史小說，則以為博考獻文，言必有據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是很難組織之作，至於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倒無需怎麼的手腕：況且「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話來說，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罷。不周山，後半是很草率的，決不能稱為佳作。

也做了幾首新詩。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但也不喜歡做古詩——詩只因爲那時詩壇寂

笑，所以打打邊鼓，搗些熱鬧。待到稱爲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而他偏愛到處投稿，語絲一出版，他也就來了，有人贊成他，登了出來，我就做了一篇雜感，和他開一盪玩笑，使他不能來，他也果然不來了。這是我與後來的「新月派」交際的第一步；「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高興與我。

所以，這些「革命文學」也可以說，就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在壓迫之下的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自己本來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所謂「小說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上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脫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從此有了小感觸，我便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自洗手不作之後，即印成一本書，謂之野草。得到較爲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爲變了散伏的游勇，佈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想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却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樣下去，是很不好的，於是集

印了這時期的一篇文章，謂之彷彿。別了別了，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開版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壞了，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搜檢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得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事

新運動，表面上却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却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加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述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爲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這亦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來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却以爲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歸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樣，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尚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的確都太冷嘲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言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彈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感，又大概是所謂「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料這大口誇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熱攪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

我原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

第七章 關於阿Q正傳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固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爲然，至今也還不以爲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而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費很大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添添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

賈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換一聽醬，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深知道自己不是怎麼壞，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扇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喫，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換幾轉磨。如果瘦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鑽在叢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爲淺薄，從聖士化爲畜生，嚇我以康有爲，比我以美啓超，也都瀟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騎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爲我於「世故」實在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祖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爲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侯，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白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爲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爲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會揮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即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爲要許

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爲我也嫌短評，所以特地搗出來，想我受點虧；一類是以爲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農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爲「開心話」的了，每週一次。稿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爲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虛（卽高一涵）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懷懼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爲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爲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

的投稿人，那不免做了他所認爲阿Q正傳的作者嫌疑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證明說不是罵他。

·（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裏，也沒有人問我：你實在是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夠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嘻嘻，幸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心裏想着，「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惡週考，真是爲難……」。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這樣地一週一週換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

是那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憶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化身，而及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爲一個中國的「緩惠路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却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於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何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斃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措詞，如何笑嘻嘻，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對韓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個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

已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繆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却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 *outrage*。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為還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却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見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里槍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槍，一共打了七槍。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用槍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痛苦。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錯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栓子刀劍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栓子刀劍餘人槍斃。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殺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村警不會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鋼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縱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沖北，對着已備好的刑棒前站着。……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找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劍，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槍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客程步攝的兩個兒子，思智思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難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送出記載這樣情景的小說來

，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
五百年。這真是怎麼好……。

這在我是很應該感謝，也是很覺得欣幸的事，就是：我的一篇短小的作品，仗着深通中國文學的王希禮（B. A. Vassiliev）先生的翻譯，竟得展開在俄國讀者的面前了。【按阿Q正傳是二
九二五年譯成俄文的】。

我雖然已經試做，但終於自己還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夠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殘
廢來，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彷彿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對各個分離使大家
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爲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
其名目現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並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
使乎對於足也不免視爲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
的痛苦了，我們的聖人和聖人之徒却又補了造化之缺，並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
苦。

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但我還並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

們倒逆隨着感覺的。然而，詩人却不能藉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築成的高牆，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爲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長，滋養，枯死了，像塵在左右底下同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爲，已經說過，我們究竟還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握自己的足。我雖然竭力想摸索人們的魂靈，但時時總自憾有些隔膜。在將來，國在高牆裏面的一切人衆，該會自己覺醒，出走，都來開口的罷，而現在還少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爲我俄神聖所經過的中國的代注。

我的小說出版之後，首先收到的是一個青年批評家的評語；後來，也有以爲是病的，也有以爲滑稽的，也有以爲諷刺的，或者還以爲冷嘲，至於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裏真藏着可怕的冰塊。然而我沒想，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讀者而不同，那麼，這一篇在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的眼中，也許又會照見別樣的情景的罷，這實在是我覺得很有趣味的。

第八章 從廈門到廣州

我九月一日（一九二六）年夜半上船，二日晨七時開，四日午後一時到廈門，一路無風，船很平穩，這裏的話，我一字都不懂，只得暫到客寓，打電話給林語堂，他便來接，當晚我即移入學校居住了。

我的功課，大約每週當有六小時，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情不可却。其中兩點是小說史，無須豫備；兩點專書研究，須豫備；兩點是國文學史，須編講義，看看這裏舊存的講義，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够了，但我還想認真一點，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

此地北伐順利的消息也極多，極快人意。

看廈門的國學院，越看越不行了。臧朱山根是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個人的，而田千頃，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有所黨引。白果尤善興風作浪，他曾在女師大做過職員你該知道的罷，現

在是玉堂的裏頭，還兼別的事，對於較小的職員，氣不可當，嘴裏都是油滑話。我因為聽聞他發語玉堂，「誰怎樣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給他碰了一個釘子，他昨天借題報復，我便又給他碰了一個大釘子，而自己則辭去國學院兼職。我是不與此輩共事的，否則，何必到廈門。

此地的生活也實在無聊，外賓的教員，幾乎無一人作長久之計，兼士之去，固無足怪。但我比兼士隨便一些，又因為見玉堂的兄弟及太太，都很為我們的生活操心，學生對我尤好，只恐怕在此住不慣，有幾個本地人，甚至於星期六不回家，豫備星期日若我往市上去玩，他們好同去作翻譯。所以只要沒有什麼大下不去的事，我總是在此至少講一年，否則，我也許早跑到廣州或上海去了。但還有幾個很歡迎我的人，是要我首先開口攻擊此地的社會等等，他們好跟着來開槍。

「現代評論派」的勢力，在這裏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相合理。科也很忘文科，正與北大一樣。閩南與閩北人之感情頗不洽，有幾個學生極希望我走，但並非對我有惡感，乃是要學校倒楣。

北伐軍得武昌，得南昌，都是確的。浙江確也獨立了，上海附近也許又要小變。

一個教員和我談起，知道有幾個還回國來的人物之排斥我，漸漸顯著了，因為從他們的語氣裏，他已經聽得出來，而且他們似乎還同他去聯絡。他於是歎息說：「玉堂敵人頗多，但對於國學院不敢下手者，只因爲兼士和你兩人在此也。兼士去而你在，尚可支持，倘你亦走，敵人即無所顧忌，玉堂的國學院就要開始動搖了。玉堂一失敗，他們也站不住了。而他們一面排斥你，一面又個個派家眷，準備作長久之計，真是胡塗」云云。我看這是確的，濟學校，就如一部三國志演義，你鎗我劍，好看煞人。北京的學界在都市擠軋，這裏是在小島上擠軋，地點雖異，擠軋則同。但國學院內部的排擠現象，外敵却還不知道，他們誤以爲那些人們倒是兼士和我的小卒，我們是給他們來打地盤的，將來一知道，就要樂不可支。我於這裏毫無留戀，喫苦的還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通，還不到可以向他說明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說了，他是否相信，也難說的。我所以只好一聲不響，自做我的事，他們想攻倒，一時也很難，我在這裏到年底或明年，看我自己的高興。至於玉堂，我大概是愛莫能助的了。

我雖然在這一「廈門大學」，也常想投稿給語絲。但是一句也寫不出，連野草也沒有一草半葉。現在只是糊口錢，爲什麼呢？這是你一定了然的：爲喫飯。喫了飯爲什麼呢？偷照這樣下去

，就是爲了編講義。喫飯是不高倫的事，我倒並不這樣想。然而編了講義來喫飯，喫了飯來編講義，可也覺得未免近於無聊。別的學者們教授們又作別論，從我們平常人看來，教書和寫東西是勢不兩立的，或者死心塌地地教書或者發狂變死地寫東西，一個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兩條路。

但我對於此後的方針，實在有些徘徊不決，那就是做文章呢，還是教書！因爲這兩件事，是勢不兩立的；作文要熱情，教書要冷靜。兼做兩樣的，倘不認真，便兩面都油滑淺薄，倘都認真，則一時便熱血沸騰，一時使心平氣和，精神便不勝困憊，結果也還是兩面不討好。看外國，兼做教授的文學家，是從來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寫點東西，也許於中國不無小好處，不寫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於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還不如做點有益的文章，至於研究，則於餘暇時做，不過倘使應酬一多，可又不行了。

北伐事，廣州也脫得很好，說是周蔭人已死，西北軍進行順利，都是好消息。

(十一月四日)有從中大善翁伊氏信到來，可見他已經離開廣州，但倘未到，也許到汕頭或福州遊玩去了。他走後給我一封信，關於我的事，一字不提。今天看見中大的考試委員名單，

文科中人多得，他也在內，郭沫若，郁達夫也在，那麼，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可以不必急急趕到行。

中大的薪水比廈太少，這我倒並不在意，所慮的是功課多，聽說每週最多可至十二小時，而做文章一定也萬不能免，譬如狄園所辦的副刊，就非投稿不可，倘再加上別的事情，我就又須喫藥做文章了。在這幾年中，我很遇見了些文學青年，由經驗的結果，覺他們之於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時便竭力使役，可以詰實時便竭力詰實，可以攻擊時自然是竭力攻擊，因此我於進退去就，頗有戒心，這或也是頹唐之一端，但我覺得這也是環境造成的。

其實我也還有一點野心，也想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去，並不在意。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但不知怎的，看見伏園回來吞吞吐吐之後，便又不作此想了。然而這也不過是近一兩天如此，究竟如何，還當看後來的情形。

浙江獨立早已灰色，是趨確已死了，是爲自己的兵所殺的，浙江的警備隊，全不中用。今天看報，知九江已克，周鳳岐（浙兵師長）降，也已見於路透社，定是確的，則孫傳芳仍當整日

感耳，我想浙江或當還有點變化。

我這幾天忽而對於祖國廣州教書的事，很有些躊躇了，恐怕情形會和在北京時相像。廈門當然難以及留，此地也無處可走，實在有些焦躁。我其實還敢站在前線上，但發見當面稱爲「同道」的暗中將我作傀儡或從背後鎗擊我，却比被敵人所傷更其悲哀。我的生命，碎割給人改稿子，看稿子，編贅，校字，陪坐這些事情上者，已經很不少，而有些人因此竟以主子自居，稍不合意，就責難苛求，我此後頗想不再蹈覆轍了。

這裏還是照先前一樣，並沒有什麼，只聽說漳州民軍就要入城了。克復九江，則其事當甚確。·（十一月九日）又聽到一消息，說陳儀入浙後，也獨立了，這使我很高興，但今天無從得之消息，必須再過幾天，纔能知道真假。

中國學生舉什麼意大利，以趨奉北政府，還說什麼「樹的黨」，可笑極了。別的人就不能用更粗的棍子對打麼？

(十一月廿五日)本報報上消息很好，泉州已得，浙陳儀又獨立，商榷反戈攻張家口，國民一軍將至潼關。此種報紙大概是民黨色彩，消息或傾於宣傳，但我想，至少泉州攻下總是確的。本校學生中，民黨不過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加入者，昨夜開會，我覺得他們都沒是歷練，不深沈，速設法取得學生會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

我二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爲自己生活打算，一切聽人安排，因那時豫料是活不久的。後來豫料並不確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終病百出，十分無聊，再後來，思想改變了，但還是多所顧忌，這些顧忌，大部分自然是爲生活，幾分也爲地位，所謂地位者，就是指我歷來的一點小所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爲的劇變而去力量。這些瞻前顧後，其實也是很可笑的，還下去，更將不能動彈。第三法最爲直截了當，而細心一點，也可以比較安全；所以一期也決不定。總之，我先前的辦法已是不妥，在廈大就行不通，我也決定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於年底離開這裏，就中大教授職。

離開此地之後，我必須改變我的農奴生活；爲社會方面，則我想除教書外，仍然繼續作文藝運動，或其他更好的工作，俟那時再定。我覺得現在H、M，比我有決斷得多，我自到此地以後

彷彿全感空虛，不再是什麼意見，而且有時確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曾經作了一篇我的雜文集的跋就寫着那時的心情。

廈大我只得拋開了，中大如有可爲，我還想爲之盡一點力，但自然以不損自己之身心爲限。我來廈門，雖是爲了暫寫閩官條，「正人君子」們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時，及有些準備，不料有些人遽以爲我被奪掉筆墨了，不再有開口的可能，便即翻臉攻擊，想踏着死屍站上來，以顯他的英雄，並報自己心造之惡恨。北京似乎也流傳，和在上海聞者相似，且云長虹之拼命攻擊我，乃爲此。還真出我意外，但無論如何，用這樣的手段，想來征服我，是不行的，先前我對於青年的唯唯聽命，乃是退讓，何嘗真無力戰鬥。現既逼迫不完，我就偏又出來做些事，而且我偏在廣州，住得更近點，看他們躲在黑暗裏的諸公其奈我何。然而這也許是適逢其會的藉口，其或是即使並無他門的辦法，我也還是要到廣州去的。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已將正式辭職書提出，截至當日止，辭去一切職務！這事很給學校當局一點苦悶：爲虛名計，想留我，爲乾淨，省事計，願放我走，所以頗爲難，但我和廈大根本無牽

，無可調和，故無論如何，總是收得後者些結果的。

這幾天，「名人」做得太苦了，赴了幾次送別會，都要演說，照相。我原以為這裏是死海，不料經這一攪，居然也有了些波動，許多學生因此而憤慨，有些人頗惱怒，有些人則藉此來攻擊學校或人們，而被攻擊者是竭力要將我之罵人說得壞些，以減輕自己的傷害。所以近來謠言頗多，但我袖手旁觀，煞然有趣。然而這些事故，於學校是仍無益處的，這學校除全盤改造之外，沒有第二法。

學生至少有二十個也要走。我確也非走不可了，因為我在這裏，竟有從河南中州大學轉學而來的，而學校的實際又是這樣，我若再幫回來招徠，豈不是誤人子弟？所以我一面又做了一篇通信，去登諸報，表明我已離開廈門。我也好像已經成了偶像了，記得先前於幾個學生拿了狂魔來，力勸我回罵長虹，說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許多青年等着聽你的話，我會爲之驚，心裏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願意。還不如倒下去，舒服得多。

現在看來，還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時，這纔能够罷手。但也並無大志，只要中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我的目的就達了，此外都不管。我近來改變了一點態度，諸事都隨手應付，不計利害，然而也不畏惡氣，到覺得辦事很容易，也不疲勞。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個人住在廈門的石屋裏，對着大海，翻着古書，四近無生人氣，心裏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却不絕的來信，催促雜誌的文章。這時我不願意想到目前；於是回憶在心裏出土了，寫了十篇「朝華夕拾」，並且仍舊拾取古代的傳說之類，預備足成八則故事新編。但剛寫了奔月和鑄劍——發表的那時題爲眉間尺，——我便奔回廣州，這事就又完全擱起來了，後來雖然偶爾得到一點題材，一段速寫，却一向不加整理。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閒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裏是這麼無雜，一個人做到只剩了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中國時做文章有軌範，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幾天我離開中山大學的時候，便想到四個月以前的「廈門大學」；聽到飛機在頭上厲叫，竟記得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繞的飛機，我那時還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覽。現在是，連這一覽也沒有了。

廣州的天氣熱得最早，夕陽從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強穿一件單衣。書桌上的一盆「水橫枝」，是我先前沒有見過過的。就是一段樹只要浸在水中，枝葉便青蔥得可愛，看看綠葉，編編舊

稱，總算也在做一點事。做着這等事，真是雖生之日，猶死之年，很可以驅除炎熱的。

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或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雲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即逝。

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豌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會使我思鄉的靈感。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我所遇見的那些事，全是社會上的常情，我倒並不覺得怎樣。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幾個同我來的學生，至今還找不到學校進，還在飄泊流離。我還要補足一句，是，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認得。所以有一個，會得到他的同鄉忠告道：「你以後不要再說你是魯迅的學生了罷」。在某大學裏，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為「語絲派」，和我認得，就要被叫為「魯迅派」的。

這樣子，我想，已經够了，大足以平平正正君子之流的心了。但還要聲明一句，這是一部分的人對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還和我往來，或要我寫字或講演的人，偶然也仍

舊有蘭

第九章 「語絲」四年

同我關係較爲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會封爲「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齊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並不是濫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但是，「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崙呀！」則雖是志在做軍閥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並非「主將」的事。（一九二七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並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於伏園一位的。

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並沒有什麼稿件，於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據我所聞，則晨報館確有這一種太上作者，但我並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為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曾用這兩個字——關係罷，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 *Antola France* 的小說了。

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兒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地跑到我的寓裏來為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之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忿，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

，顯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玩笑的。遺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錄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檢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因爲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沈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至於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週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是什麼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幾次，而會將不靠名稱的讀去，但總之，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職線；那十六個投稿者，志氣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收錢鈞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始是只在敷衍和沈國的交際的罷，

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終，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寫語絲欄述，然而宣言之後，却連一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出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礙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却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弊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爲難，便由於這一點。但是，叱吧狗兒險於叱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勢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峯和川島，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衆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只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於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資報的成績，聽說並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

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於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會歷命伏國來說和，伏國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會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

「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却好像燙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來，做文章，那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裏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鵬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於『吶喊』而終於『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歷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餘波，從我這裏只要擠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裏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

一來，就拿去做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裏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只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贏餘，於是小峯就被尊爲「老板」，但這雜章並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搗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只好拿住了多談眼而少開口的小峯，加以榮名，勸令拿出稿餘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舖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源淵和關係，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雜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是誰在編輯。

語絲雖總極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由此可知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

爲衆所忌，於自己的前途亦復大有妨礙也。我現在還要培養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

到得廈門，我的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爲離已遠，不常僥倖，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爲人地生疏，學校裏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禪式的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魚貫孫教書記或做蟲叮卯唇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點瑣瑣碎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於事務，又看不清那裏的情形，後來頗有感覺了，然而我不想在我的敵人的手下發聲。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並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被「張大元帥」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店，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六年。

這一年小峯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擔任做編輯。以關係而論，我是不應該推託的。於是担任了。從這時起，我纔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捨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稿件，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裏運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

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即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語絲是又有變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尙無用武之地的入，或本在別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係，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於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爲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確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介紹，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爲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爲一篇戲劇：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爲登載了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委員老爺却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於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裏太冗長了，且待下一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却確實也在消沈下去。一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長的撰稿者，這時又少了幾個了。前者的原因，我以爲定在無話可說，

或者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辱」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什麼隻字；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說：「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何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君的小序，說明着託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著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看廣告的種類，大概是就可以推見刊物的性質的。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上，就能見「虎標萬金良藥」的招牌。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只要看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在藥舖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年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代替了倡優，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語絲初辦的時候，對於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舊，倘就其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因為是同人雜誌，所以撰稿是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據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為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診例也出現了，機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於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並非惡行。

「但辭後辦法，却須向申報之類，要總當，則向醫藥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幾封詰責之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投訴的反對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曾盡了我的本分，當機械的出現時，曾經當面質問過小峯，回答是「發廣告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並無答覆，但從此以後，廣告却也不見了。我想，在小峯，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為這時對於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致送稿費，不只負責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並非純粹的同人雜誌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後，我就決計向小峯提議，將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贊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小峯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於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爲什麼，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年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於語絲四年中的瑣事。

第十章 創作和我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爲因果的，正如麻沸從芝蘭揮出，俱以浸芝麻，就使牠更油。倘以爲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泥澤，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懂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寶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能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嚇了先前薄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爲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的大輜子底下反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着。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關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我何嘗有什麼白刃在前，烈火在後，還是釘住書桌，非寫不可的「創作衝動」，上雖然明知這種衝動是純潔，高尚，可貴的，然而其如沒有何。前幾天早晨，被一個朋友睜視了兩眼，倒覺得臉有點熱，心有點酸，頗近乎有什麼衝動了，但後來被深秋的寒風一吹拂，臉上的溫度便復原，——沒有創作。至於已經印過的那些，都是被擄出來的。這「擠」字是擠牛乳之「擠」，這「擠牛乳」是專來說明「擠」字的，並非故將淺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裝在玻璃瓶裏，送進什麼「藝術之宮」。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對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或者簡直不「胎」，是狸貓充太子。所以一寫完，便完畢，管他媽的，管怎麼變偷，文士怎麼說，都不再來「操心吊胆」。但是，如果有我相信的人願意看，稱贊好，我終於是歡喜的。後來也集印了，爲的還想賣幾文錢，老實說。

那麼，我在寫的時候沒有虔敬的心麼？答曰，有罷。即使沒有這種冠冕堂皇的心，也決不敢要些油腔滑調。被擄着，這能嬉皮笑臉，遊戲三昧麼？偷韻，那簡直是神仙了。我並沒有在呂純陽祖師門下投誠過。

但寫出以後，却也不很愛惜羽毛，有所謂「敝帚自珍」的意思，因為，已經說過，其時已經是一「便完事，管他媽的」了。

我雖然做過二十來篇短篇小說，但一向沒有「宿見」，正如我雖然會說中國話，却不會寫中國語法入門一樣。不過高情難却，所以只得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寫一點在下面——

一，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二，寫不順的時候不硬寫。

三，模特兒不用一個一定的人，看得多了，湊合起來的。

四，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甯可將作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決不將 *Sketch* 的材料做成小說。

五，看外國的短篇小說，幾乎全是東歐及北歐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七，不相信小說作法之類的話。

八，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之類的話，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

現在所能說的，如此而已。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甯可什麼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印花紙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牠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甯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懂不得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爲 *Stylist*。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洩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

，往往囿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拚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種是罵誰，某一稿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變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設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濟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明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為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是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爲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部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畫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還於因爲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爲活的緣故，不能作爲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另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詰難者問：那麼，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麼？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面。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精神靈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恣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隻，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還算什麼本領，還算什麼創造？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

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為缺點。其實暢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但繁冗則自應刪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了然，無所疑感，故於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却招誤解，有時竟大出於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慎，即易流於晦澀，而其弊有不可究詰者焉。（「不可究詰」四字頗有語病，但一時想不出適當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頗大」耳。）

那一首詩，意氣也未嘗不盛，但此種猛烈的攻擊，只宜用散文，如「雜感」之類，而造語還須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詩歌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於做這樣的題目。

滙案以後，週刊上常有極鋒利肅殺的詩，其實是沒有意思的，情隨事遷，即味如嚼蠟。我以為感情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鏘太露，能將「詩美」殺掉。

天才並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裏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衆，就沒有天才。有一回拿破崙過Alps山，說：「我比Alps山還要高！這何等英偉，然而不要忘記他後面跟着許多兵，倘沒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敵人捉住或趕回，他的舉

勤，言語，都離了英雄的境界，要歸入瘋子一類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衆。——譬如想有喬木，想着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更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侖非有好兵不可一樣。

然而現在社會上的論調和趨勢，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滅亡，連預備的土也要想掃蕩。

大家的要求批評家的出現，也由來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國要天才！」到後來，連並非批評家也這樣叫喊了，他是聽來的。其實即便天才，在生下來時候的第一聲啼哭，也和平常的兒童的一樣，決不會就是一首好詩。因為幼稚，當頭加以戕賊，也可以萎死的。我親見幾個作者，都被他們罵得塞緊了。那些作者大約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動馬，那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遺憾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對於老成，有如孩子對於老人，決沒有什麼恥辱；作品也一樣，起初幼稚，不異

恥辱的。因為倘不遭了戕賊，他就會生長，成熟，老成；還有老衰和腐敗，倒是無藥可救的事。我以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說幼稚的話，只爲自己要說而說，說出之後，至多到印出之後，自己的事就完了。對於無論打着什麼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係，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廚司如果覺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經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挾夙嫌，是否想額賤。或者他是否廣東人，想「蛇肉」；是否四川人，還要辣椒。於是提出解說或辯護來——自然，一聲不響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對客人大叫道：「那麼，你去做一碗菜給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矯正，這才能够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味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那所得的結果倒是相反的。

這回的讀者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變，不惟有益於別方面，却對於文藝，也可催促趨向正確、前進的途。但在出品的雜報和旁觀的冷笑中，是極易渴謝的，所以現在所

首先需要的，也還是——

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第十一章 翻譯和我

「介紹波蘭詩人」，還在三十年前，始於我的摩羅詩力說。那時滿清空華，漢民受制，中國境遇頗類波蘭。讀其詩歌，即易於心心相印，不但無事大之意，也不存憐憫之心。

首先就因為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這是我做的麼？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於那麼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的民報的影響。這樣生湊的東西，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自己却總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豈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却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

的跟前出現。

有人說G. Byron 的詩爲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見他那布裏頭，去助希臘獨立時候的肖像。

時當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國青年的心中，革命風潮正盛，凡有叫喊復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應。那時我認識的人，還有波蘭的復仇詩人 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愛國詩人 Petőfi Sándor；飛律濱的文人而爲西班牙政府所殺的釐沙路，他的祖父是中國人，中國人會譯過他的絕命詩 Hauptmann, Sudermann, Ibsen 這些人雖然正負盛名，我們却不大注意。別有一部分人，則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還有東京和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却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於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略，朱舜水集，張蒼水集，翻印了，還有苦齋登回頭及其他單篇的匯集，我現在已經想不出別些名目來。間有一部分人，則改名『檣櫓』『打濟』之類，算是英雄。這些大號，自然和實際的革命不甚相關，但也可見那時對於光復的渴望之心，是怎樣的旺盛。

不獨英雄式的名號而已，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於後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麼大關係。倘說影響，則別的干戈私語，大概都抵不過遠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

「所做的革命軍。」

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仇思想可是減退了。我想，這大半是因爲大家已經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藥，想給漢人掙一點面子，所以不再有殘酷的報復。但那時的所謂文明，却確是洋文明，並不是國粹；所謂共和，也是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黨人也大概竭力供給本族增光，所以兵隊倒不大搶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黃興先生便勃然大怒，槍斃了許多，後來因爲知道土匪是不怕槍斃而怕梟首的就從死屍上割下頭來，草繩絡住了掛在樹上。從此也不再有什麼變故了，雖然我所住的一個機關的衛兵，當我外出時舉槍立正之後，就從窗門洞爬進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勢已經平和得多，也客氣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當然西洋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漢人的駐在處，却是一片瓦礫；只有方孝孺血跡石的亭子總算還在。這裏本是明的故宮，我做學生時騎馬經過，會很被頑童罵罵和投石，——猶言你們不配這樣，聽說向來是如此的。現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幾間破屋，也無門窗；若有門，則於爛洋鐵似的。總之，是毫無一點木料。

那麼，城破之時，漢人大大的發揮了復仇手段了麼？並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訴我：戰爭時

候自然有些損壞；革命軍一進城，族人中隨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難，在明的冷宮的遺址的屋子裏使火藥炸裂，以炸殺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幾個適從近旁經過的騎兵。革命軍以為埋藏地雷反撓了，便燒了一回，可是剩餘的房子還不少。此後是他們自己動手，拆屋材出賣，先拆自己的，次拆較多的別人的，待到屋無尺寸寸椽，還纔大家流散，還給我們一片瓦礫場。——但這是我耳聞的，保不定可是真話。

看到這樣的情形，即使你將揚州十日記擱在眼前，也不至於怎樣憤怒了罷。據我感得，民國成立以後，漢滿的惡感彷彿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前更其輕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中國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有宗社黨的活動和遺老的蠢舉，而兩族的舊史又令人憶起，有袁世凱內手袋，而南北的交惡加甚，有陰謀家的狡計，而省界又被利用，並且此後還要增長起來！

當愛羅先利君在日本未被驅逐之前，我並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這纔看起他的作品來；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於登在讀賣新聞上的一篇江口渙氏的文字。於是將這譯出，還譯他的童話，還譯他的劇本桃色的雲。其實，我當時的意思，不過要傳播被虐待者的苦

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而已，並不是從什麼「藝術之官」裏伸出手來，拔了縣外的奇花瑞草，來移植在德國的藝苑。

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爭，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點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裏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仔細，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德語就，無漢語就，該整時，克來阿派志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為了這本能。至於「克來阿派志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國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

我就只有一篇道工人組織昨天的譯本，因為那原本，就是從那時整理着的德文書裏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與文學書多得很，爲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得不大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級別略大很相像，所以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相像的。所以我打算熟讀重印一下……。

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操作，決不可懸擱一面，使創作成爲一時的驕子，反因客證而脆弱起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接進和鼓勵着創作。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衆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衆，粗粗的分配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幾的。而其中的丙，即

在「讀者」的範圍之外，啓發他們是圖畫，講演，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裏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種。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讀者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並不只是配合讀者的胃口，耐好了，讀的多就够。至於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麼，我是至今主張「俯信而不顧」的。自然，這所謂「不顧」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茶淘飯一樣幾口可以嚥完，却必須發牙嚼一嚼。這裏原來了一個問題：爲什麼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氣呢？這樣費解，怎麼還可以稱爲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繁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够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於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着糊塗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爲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爲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極平常的了，和梁啟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

一九二五年曾給羣衆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眾已都懂得了。

我這以為即使爲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裏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爲度。必須這樣，羣衆的言語才能够豐富起來。

說翻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爲對象，我也是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後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爲原意以山爲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爲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儘量的輸入，一面儘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就下去了，渣滓就聽他剩落在過去裏。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並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種的「進攻」。在現在民衆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爲民衆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份，將從「不順」而成爲「順」，有一部份，即因爲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揚棄。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

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爛吃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太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偷不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難處必有爛，還可以吃得。這麼一辦，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有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爲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獸子，但因為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裏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

自然，我們看書，偷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偷走一個戰鬥者，我以爲，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測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

第十二章 病和死

有一些事，健康者或病人是不覺得的，也許遇不到，也許太微細，到得大劫初履，纔會經驗到；在我，則疲勞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適，就是兩個好例子。我先前往往自負，從來不知道所謂疲勞。書桌前放有一把圓椅，坐着寫字或用心的看書，是工作；旁邊有一把藤籐椅，靠着談天或隨意的看報，便是休息，常得兩者並無很大的不同，而且往往以此自負。現在才知道是不對的，所以並無大不同者，乃是因為並未疲勞，也就是並未用力的緣故。

我的確什麼慾望也沒有，似乎一切和我相干，所有舉動都是多事，我沒有想到死，但也沒有覺得生；這就有所謂「無慾望狀態」，是死亡的第一步。會有愛我者因此暗中下淚；然而我有轉機了，我要喝一點湯水，我有時也看看四近的東西，如牆壁，蒼蠅之類。此後纔能覺得疲勞，纔需要休息。

像心縱意的顛倒，四肢一伸，大擗打一個呵欠，又鬆鬆放在適宜的位置上，然後弛懈了一

切用力之點，這真有一種大享樂。在我能從來未曾享受過的。我想，強壯的，或者有福的人，恐怕也未曾享受過。

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裏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牆壁，壁端的稜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叢集，外面的進行着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將生活下去，我開始覺得自己更切實了；我有動作的慾望——但不久我又墜入了睡眠。

第二天早晨在日光中一看，果然，熟識的牆壁，熟識的書堆……這些，在平時，我也時常看他們的，其實是算作一種休息。但我們一向輕視這等事，縱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盪盪之下，或者簡直不算一回事。我們所注意的是特別的精華，毫不在枝葉。給名人作傳的人，也大抵一味舖張其特點，李白怎樣做詩，怎樣耍顛，拿破崙怎樣打仗，怎樣不睡覺，却不說他們怎樣耍顛，要睡覺。其實，一生中專門耍顛或不睡覺，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時能耍顛和不睡覺，就因為到是有時不要顛和也睡覺的緣故。然而人們以為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其實，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全部可歌可泣，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我今年「按即一九三六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爲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稜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寫墓的一個。三十年前擊斃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口。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年也比較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些作者們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升。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

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配得了自己的年輪。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頭「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醫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一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而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練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

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爲我倘會貴爲官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幾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葬，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偷不，那就只是細盜賊。

五，孩子長大，偷無才能，可憑點小事借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或美術家。

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擋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會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然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也並倒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却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我即使老，即使死，却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裏去，牠還年青，牠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

據盧南 (Dr. Rensu) 說，年紀一大，性情就會苛刻起來。我願意竭力防止這弱點，因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

魯迅自述

每冊實價三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魯迅

集錄者 左羣

出版者 大光書店

印刷者 大光書店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字第〇三六號

276037

512:30